

意大利新现实主义

石旻 编

【罗马11时】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马 11 时/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/李梦学主编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-106-02103-2

I. 意… II. 李… III. 电影文学剧本-作品集-意大利-现代 IV. I546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2122 号

责任编辑: Alan

封面设计: 林思玮

版式设计: Smith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—罗马 11 时

李梦学 主编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2.625 插页/2 字数/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103-2/I·0478

定 价 21 元

世界经典电影剧本丛书

第一期出版目录

第一集：好莱坞的悲喜剧（壹）

《关山飞渡》

《正午》

《忠勇之家》

《吾土吾民》

第二集：好莱坞的悲喜剧（贰）

《一夜风流》

《卡萨布兰卡》

《公民凯恩》

《欲望号街车》

第三集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

《偷自行车的人》

《罗马11时》

《警察与小偷》

《温别尔托 D》

第四集：风格独特的艺术电影

《三分钱歌剧》

《游戏规则》

《雨月物语》

《东京物语》

责任编辑: Alan smithee

封面设计:  菲雪工作室

请未与本社取得联系的译者尽快与本社联系
联系电话: 010 84290813

前 言

在乞丐王皮丘姆的公司里，有 A、B、C、D、E 五种最能打动人心的乞丐装扮。

新加入公司的菲尔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明明是 A 类——曾经有过黄金时代、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今天的年轻人。但为何一定要让他装扮成 C 类——被车轧断一条腿的穷苦人。

乞丐王皮丘姆的回答只是一句：“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真的不幸，我的孩子！”

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是对这句话进行的挑战！

目 录

- 1、偷自行车的人…………… (1)
爱情的悲剧可以用死去终结，社会的悲剧连死也无法逃脱。
- 2、罗马 11 时…………… (6 2)
即便你已经麻木了，这些姑娘们的遭遇也应该能换回你一点感伤。
- 3、警察与小偷…………… (188)
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里也难得的会带点幽默。
- 4、温别尔托 D…………… (322)
安德烈·巴赞评论说：“我断言，电影过去很少如此深刻的意识到人的存在，甚至包括狗的存在。”

偷自行车的人

西柴烈·柴伐梯尼 等 著
维多里奥·德·西卡
衷 维 昭 译

罗马。风和日丽的晌午时分。“职业介绍所”古老的楼房。石砌的楼梯从街上直通二楼。在高高的梯蹬上站着“介绍所”的职员，一个上了年纪的神情疲乏的人。戴着眼镜。他嘴上叼着一截灭了香烟头。他在按着名单叫那些今天有可能找到工作的失业者。下面是一群饿得有气无力、渴望着干活的人在紧张地听着他发话。他们都把头昂起来，期待地朝上面望去。可是幸运的人并不多。

“安东·里西！里西在不在？”职员问。

“里西！”一个青年工人接过去喊着。没有人答应。看样子，里西是没有在这儿。

“里西，里西！”马上又有几个人喊着。

由于幸运的里西始终也没有出来答话，那个青年工人就到处找他去了。

他发现里西坐在水龙头旁边的阴影下。

“你怎么在这儿消消停停地坐着呀？”小伙子一边跑，一边兴奋地嚷着。“快去！在叫你哪！”

安东跳起来，随着来找他的这个工人匆匆赶回“介绍所”那

边去。那个职员还在跟失业的人们谈话。

“今天不要建筑工人，”职员说。“你们的意思要我怎么样？我也是没法子啊！耐心一点……我们一定给每个人都安排个工作。我在这儿不就为的是这个吗……我们尽力去做就是了……”他一眼看见安东，又说：“今天倒是有里面一个工作。”

“有工作？”安东叫了起来。

他仿佛还不相信自己的幸运，试探地看着职员。有一刹那工夫，安东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个懦怯的微笑……可是这微笑顿时又不见了。

里西是个身段挺拔的漂亮的年轻人。瘦瘦的一张脸，长着一对突出来的颧骨。一身很好的西服虽说已经磨得很旧了，但你看了还是会以为：他有职业，而且是曾经过好日子的。

“是的，你有工作了……贴广告去，”职员给他明确说。“这封介绍信你带去交给那边。这是地址。”

失业者们紧紧地把他们围起来。大家紧张地看着里西把介绍信接过去，然后就像奉命令一样，又一齐把目光掉过来盯住那职员。

“我们就什么工作也没有吗？”有个穿一身破烂军服的失业者问。看样子他是个退伍军人。

里西仔细打量着介绍信，又是惊奇又是兴奋地说了一句：

“啊，我的天，真是太好啦！”

“我们呢？……有什么工作给我们做吗？”那个失业者还在一个劲儿地问。

“今天倒是有两个车工的缺。可你们诸位都不是车工，”职员解释说。

“我不是车工，这眼下就该饿死啊？”

安东把介绍信捧在眼前，转身走到一边去了。他像着了魔一样，盯住了介绍信就挪不开眼睛。

“喂，里西！”职员忽然想起来。“别忘了带一辆自行车去。你应该带着自行车去上工！这在介绍信上也注明了的。”

“自行车？”里西反问一句。

他的脸色显得很不安了。现在他只想多赢得一点时间。

“我那车可已经……过几天我就有车了。”

“唉，那不成！”职员反对说。“你这会儿就得有一辆！……否则我不派你去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……头几天我就跑跑路也行。”

“是这样，里西！”职员还是坚持着。“你实话实说吧，到底有没有自行车？你要是没有，我就另外派人，省得叫你去去了。”

有几个失业者一心一意地听着这段谈话。

“我有自行车！”一个失业者插嘴说。

“你当是就你一个人有车吗？”又有一个失业者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我也有自行车！”

“我也有！……我也有！”可以听见好多声音这样说。

“可是你是个建筑工人，”职员对第一个插嘴的失业者说，“根本不是干这一行的。”

“那就给我改行好了！”失业者喊道。

“这可办不到！……嗯，你到底怎么样，里西？这自行车你倒是有还是没有？”

“我……我会有的，”里西急忙向职员保证。“明天我准有车去上工！”

“反正你小心吧……请你注意：没有自行车，你到了那边也是白搭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以为我还要为一个工作在这儿等上两年吗？明天我一定带着车去。一定！”里西坚决地说。

安东一路不停地跑回家来，就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他一样。

他已经跑到他住家的那条街上了。这是罗马的一个工人区。这里不久前才盖起一些阴沉沉的规格一律的房子，从上到下住满了劳动人民。有很多房子的工程还没有结束，房子周围的场地也还没有清理。

安东跑到水龙头跟前来。这儿正有很长的一队吵吵闹闹的女人，提着桶和罐子，急着要凑过去打水。看情形工人村里在闹水荒。

“玛丽亚！”安东招呼他的妻子。“玛丽亚，快来！”

玛丽亚是个瘦小的体格单薄的女人，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。可巧她刚刚打满了水。她提着满满的两桶水匆匆忙忙地向丈夫走过来。

“安东！……什么事呀？”

安东兴奋地用手比划着，一边就激动地给她解释开了：

“你知道，有工作啦！……介绍信都拿到了……可是没有钱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玛丽亚莫名其妙。

安东在心情激动之下走得非常快。玛丽亚提着沉甸甸的两桶水，差点跟不上他。他说的那些话她也没有听清楚，因此心里就更激动得厉害了。她不能相信这不是她听错了，而他说的确实是那几个有魔力的字眼儿：“有工作啦！”

“我什么也不明白！”她颠三倒四地说。“什么也不明白！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安东没有回答，还是那样很快地走着。

“等一等，你站住一会儿行不行，”玛丽亚终于央告起来。“你说什么来着？……是有工作了吗？”

“还是个挺不错的工作哩！属市政府的！”

玛丽亚很费劲地下一个斜坡。沉重的水桶直要把她拽下坡去。安东一回头，才看出他的妻子走得多么吃力，就从她手上把

一桶水接过去。

“天哪！”玛丽亚嚷道。“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啊？！……那么还需要什么呢？”

“需要一辆自行车。要是我明天没有车去报到，这工作就要给别人。”

他们来到他们住家的房子跟前。两人从一道又暗又脏的楼梯走上去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玛丽亚问。

“你看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法子？”

“你本来不应该把车当了。”

“可我们吃什么啊？我生下来就是活该倒霉的！”

“得啦，得啦！”

“样样事情都他妈的别扭！……我可真受不了啦！”

“你别吵了！”

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！还不如跳河淹死来得痛快呢！”

安东简直要急疯了。他一声声喊叫着。可是怒气发作一阵之后很快就又平息了。他突然浑身无力，陷入一阵痛苦的沉思中，痴立在门口。玛丽亚猛然一下把水桶放在厨房里的桌上，又去把丈夫那一桶也提过来。

安东走进宽敞的半空的房间。他在床上坐下，双手绝望地抱着头。

玛丽亚这时候的一举一动却都十分果断。她使劲一下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，取出来一个包袱，然后直奔床前。

“喂，你起来，安东！”她对丈夫说。

等着安东莫名其妙地站起身来，玛丽亚就从床上把被单揭下来，拿到厨房里去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安东觉着很奇怪。

“人没有被单也一样睡觉的。好像你真的还挺讲究呢！”

玛丽亚在厨房里。她把一只双耳木桶一脚踢到屋中间。就手把床上揭下的被单扔进去。从灶头上提起一桶热水，把水倒进桶里。

水哗哗地流着。

镜头“叠化”，出现了当铺的窗口。

玛丽亚把一个包袱交给收货员。

“这儿是被单，”她说，“麻布被单，”她注意到收货员脸上挂着点怀疑的笑意，就又加一句说，“有麻布也有棉布……顶好的料子。还是我陪送的嫁妆呢。”

“对，不过都是旧的。”

“并不怎么旧啊。有两条还是全新的。”

收货员耸耸肩膀。“一共几条？”“六条。三条双人用的，三条单人用的，”玛丽亚一口就报出数目来，同时期待地看着收货员的眼色。

收货员把被单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就开出了价钱：

“七千块。”

“七千块？”玛丽亚反问一句。

里西也在小窗里从她背后露出脸来：

“您就不能多少加一点吗？”他央告地说。

“东西可都不是新的，不是新的了，”收货员反复地说。

他把被单交给库房管理员。他仔细打量着玛丽亚和她的丈夫，于是淡淡地笑一笑说：“七千五百块吧。”

感激的笑容使安东和玛丽亚脸上泛出了光彩。

“姓什么？”收货员开收据的时候问。

玛丽亚报了自己的姓名地址。收货员开始数钱了。于是这两个里西，不论丈夫还是妻子，都不转眼地看着手指数钱的动作，机械地搐动着嘴唇，一次又一次地念道：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当铺里的另一个部门。

安东从窗口把当票递进去。

“自行车，”他这么解释着。

职员随随便便看了当票一眼，又拿它跟一本簿子核对一遍，就说：

“您付款吧，六千一百块。”

“哪有这么多啊？”安东很不安地说。

“利钱，还有保管费，”职员冷冷地说。

安东付了钱。职员起身朝几台摆着很多自行车的陈列架走去。安东想帮帮他的忙。

“是‘非杜’牌的，”他提示说。“就在那辆红色的旁边。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”职员不耐烦地答应，径直走向库房的深处。

……透过接货间和库房之间的带网眼的隔扇，安东看见库房管理员把玛丽亚的包袱带过去。

……共分六层的货架。这些架子都上上下下堆满了抵押品。库房管理员为了把包袱放上去，往上越攀越高了。

安东仰起头来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的眼神显得悒郁不乐。

职员终于把自行车从库房里取来了。安东这样着急地抓住了他的车，又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推出门去，连那个职员都差一点拦不住他：

“等一等！标签还没取下来！”

市属“广告张贴所”的办事处。

安东肩上扛着自行车走进来。刚遇到头一个工人他就问：

“这儿谁管事？”

“你是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吗？你上那边去，”工人很和气地

给他指点着。

安东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，他肩头上还一直扛着自行车，就跟人家办起交涉来。

“把你的自行车放下！”办事处职员不耐烦地发了话。

“对不起……我姓里西。里西·安东尼奥。‘职业介绍所’介绍我到你们这儿来的。”

“哦！那好吧……你明天一早来上班。来了就马上去库房领广告。”

街上，玛丽亚在“广告张贴所”门外候着。她看见丈夫。就径直向他奔过去。

“嗯。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。你一定等了我好半天了吧？”

“你带来的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的活计，这顶帽子需要改做一下。”

他把制服帽戴上给玛丽亚看，一面说：

“看，我戴着它显得多大啊！”他们两人都笑了……

安东把妻子带到窗前去。“广告张贴所”设在二层楼上。这样它的窗户的位置就稍嫌高一点。可是这难不住安东。

“过来，你看，”他说着。把吃吃笑着的玛丽亚搂着举起来。

“每个工人都单有一间屋子……你看，这办事处多宽大，多讲究！”

但是玛丽亚什么也没来得及看见。就在这工夫，有人从屋子里拍拉一下关上了百叶窗。不过，这点小小的不痛快也不能使他们愉快的心情暗淡下来。

安东高高兴兴地让妻子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。一边直跟她念叨着他将来的梦想。

“这个工作真不坏。工资六千块！家庭补助在外。要是加班还能挣一点加班费！”他使劲踩着脚蹬子，兴高采烈地说：

“到那时候我们可就发财啦。”

玛丽亚笑得很开心……他们一声不出地朝前走了一阵。后来玛丽亚突然要求说：

“好啦，安东！你到那边稍停一下。没有多远了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要去看一个熟人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
“这熟人是女的还是男的？”安东玩笑地追问。

“当然是女的罗……”玛丽亚也用玩笑的口吻回答。

他们从一幢样子很难看的房子前面经过。玛丽亚又央告说：

“劳驾在这儿停一停。”

安东照办了……他从车上跳下来，又问：

“究竟谁在这儿住呀？”

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：我的一个熟人。我很快就回来，”她嘴上这样说着，人可就走上楼梯去了。

“当心别待得太久了！”安东望着她的背影喊道。

他把自行车往墙根儿一靠，点火抽起烟来。就在这块地方，大门跟前有三个半大的孩子在玩耍……不久又有三个衣服穿得很阔气的太太走进门去。

只听她们在一声一声地喊着：“看门的！看门的！”

可是没有人出来答话。在这一幢住满了穷人的房子里根本没有看门的。这样，一位太太就折回来向里西打听：

“请问，您知道有个看相的在哪儿住吗？”

“看相的？”里西反问一句。“对了。那个未卜先知的女人。”

“真的我不知道。”里西耸耸肩膀。

“那我们上二楼去找找，”这位太太说着，又朝楼梯走过去了。

“也好，去找找看吧。”

太太们走上二层楼之后，首先就把她们遇到的第一道门推

开。她们看见左边是一间厨房，厨房里有位姑娘站在灶头跟前。

“看相的是在这儿住吗？”一位太太问。

那姑娘头也不回，就用背书一样的声调回答：“走廊尽头的那个门。”

安东探头向大门里望一望，看准了那几位太太是向哪一方去的。他又折回街上来，把一个孩子叫到跟前来：

“你给我看住一会儿自行车。”

安东一步跨过好几级梯磴，很快就奔上二楼，走进太太们刚刚进去的那个门。他走到这儿就没有多少信心了。他走得慢腾腾地，不时小心地朝厨房里望一眼。

厨房里的姑娘还用同样的姿势站在灶头跟前。她仍然没有回头，也不等别人发问就说：“走廊尽头的那个门。”

安东顺着走廊走下去。耳边不断地传来看相女人的声音：“全能的上帝！……启发我吧！开导我让我聪明吧！”

他来到一道敞开的门前。他看见了一间宽大的、摆满家具的屋子，一屋中间安放着一张很大的床。墙上挂着圣徒像、念珠、十字架。

沙发椅上坐着个穿长衫的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就是那看相的。一群来访的人把她围在中间。她们都一心一意要听清这位“先知的预言”。

看相女人刚举起手来向上帝作过了祈祷，现在正消消停停地把双手搁在肚子上。她熟练地做出一副心血来潮的神气，正正经经地说：“你儿子在叶落以前就能起来走动啦。”

但是那“当事人”莫名其妙。

“这叶子要什么时候才落下来呢？”她很为难地问。

安东忍耐不住了，就悄悄地可是清清楚楚地招呼说：“玛丽

亚!”

玛丽亚突然一惊，掉过头来。

“走呀!”安东这样要求她。

可是玛丽亚摇摇头，不同意。

看相女人对那个“当事人”的笨拙感到很冒火。

“哎，我的上帝！这就是说，你儿子到秋天就会好。”

安东还在招呼妻子。

“玛丽亚！……你怎么啦！……还走不走啊？”

“我不走，”她终于气忿忿地应了一句。

“玛丽亚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屋里的人们都诚心诚意地要听清看相女人说的每一个字。安东这种脆生生的耳语打扰了她们。有人气得一眼一眼地回头张望着，向他发出嘘声。玛丽亚怕闹出乱子来不好看，只好出来了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安东生气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玛丽亚用一种无所谓的气息回答。“我短她五十块钱。”

“什么五十块钱？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你一定会找到工作……你这不是找到了吗？……现在我想酬谢酬谢她。”

安东一面往门口走，一面生妻子的气。

“这简直叫人奇怪，按说，”他教训开了玛丽亚，“你都有两个孩子了……又挑着那么重的家务担子……可你这样一个女人会相信这些蠢事情……骗人的把戏……装神弄鬼的玩意儿……我真没料到你会这样！”

玛丽亚不答理他，一抽身闪进了厨房，那个姑娘还在这儿站着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！”安东嚷着。

玛丽亚一声不出地把钱放在桌上。等她一回来，那做丈夫